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三十二至  
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三十三

舊五代史卷三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八

莊宗紀六

同光二年夏五月己亥帝御文明殿冊齊王張全義為  
太尉禮畢全義赴尚書省領事左諫議大夫竇專不降  
階為御史所劾專援引舊典宰相不能詰寢而不行庚

子太常卿李燕卒壬寅以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  
園使儲德源為憲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初帝平梁俊  
與德源皆為罷伶周匝所薦帝因許除郡郭崇韜以為  
不可伶官言之者衆帝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除郡  
經年未行我慙見二人卿當屈意行之故有是命

清異錄同

光既即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尚方進御中  
裏名品日新今伶人所頂尚有傳其遺製者

甲辰以充

州節度使李紹欽依前檢校太保兗州節度使進封開  
國侯以邠州節度使韓恭依前檢校太保邠州節度使

進封開國伯丙午以福建節度使閩主王審知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建節度使戊申辛郭崇韜第己酉詔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濬池隍以西都畱守京兆尹張筠依前檢校太保充西都畱守甲寅以滄州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招討使以兗州節度李紹欽為副招討使以宣徽使李紹宏為招討都監率大軍渡河而北時幽州上言契丹將寇河朔故也乙卯潞州叛將楊立遣使健步奉表乞行赦宥帝令樞密副使宋唐王

賁勅書招撫幽州上言契丹營于州東南丙辰渤海國王大譔譔遣使貢方物以澶州刺史李審益為幽州行軍司馬蕃漢內外都知兵馬使辛酉故澤潞節度使丁會贈太師詔割復州為荆南屬郡壬戌以權知鳳翔軍府事涇州節度使李曜為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乙丑以權知歸義軍畱後曹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沙州刺史檢校司空丙寅李嗣源奏收復潞州幽州上言新授

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卒六月甲戌中書侍郎兼吏部

尚書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豆盧革加右僕射餘如故

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鎮州節度使郭崇韜進爵邑

加功臣號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趙光胤加

兼戶部尚書禮部侍郎平章事韋說加中書侍郎宋州

奏節度使李紹安卒丙子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將

楊立等到闕並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至是帝命刻

平之因詔諸方鎮撤防城之備焉丁丑有司上言洛陽

已建宗廟其北京太廟請停從之甲申以衛國夫人韓氏為淑妃燕國夫人伊氏為德妃仍令所司擇日冊命故河東節度副使守左諫議大夫李襲吉贈禮部尚書故河東節度副使禮部尚書蘇循贈左僕射故河東觀察判官檢校右僕射司馬揆贈司空故河東畱守判官工部尚書李敬義贈右僕射丙戌以順義軍節度使李令錫為許州節度使以前保義軍畱後李紹真為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榮為宋州節度使戊子汝



州防禦使張繼孫賜死于本郡繼孫即齊王張全義之  
假子也本姓郝氏為兄繼業等訟其陰事故誅之

冊府元龜

載張繼業為河陽兩使留後莊宗同光二年六月繼業  
上疏稱弟繼孫本姓郝有母尚在父全義養為假子今  
管衙內兵士自皇帝到京繼孫私藏兵甲招置部曲欲  
圖不軌兼私家淫縱無別無義臣若不自陳恐累家族  
勅曰有善必賞所以勸忠孝之方有惡必誅所以絕姦  
邪之迹其或罪狀騰于衆口醜行布于廷親願舉朝幸  
冀明因法汝州防禦使張繼孫本非張氏子孫自小丐  
養以至成立備極顯榮而不酬撫育之恩屢謀恭之道  
擅行威福常恣姦克侵奪父權惑亂家事微烏獸之行  
畜泉鏡之心有識者所不忍言無賴者實為其黨而又  
橫征暴斂虐法峻刑藏兵器于私家殺平人于廣陌罔  
思悔改難議矜容宜竄逐于遐方仍還歸于姓氏俾我

熱賢之族永除污穢之風凡百臣僚宜體朕命可貶房州司戶參軍同正兼勅復本姓尋賜自盡仍籍沒資產

己丑以回鶻可汗仁美為英義可汗詔改輝州為單州  
庚寅故左僕射裴樞右僕射裴贄崔遠並贈司徒故靜  
海軍節度使獨孤損贈司空故吏部尚書陸扆贈右僕  
射故工部尚書王溥贈右僕射裴樞等六人皆前朝宰  
輔為梁祖所害于白馬驛至是追贈焉壬辰以天平軍  
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  
書令李嗣源為宣武軍節度使蕃漢馬步總管餘如故

甲午以樞密使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張

居翰為驃騎大將軍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伯賜

功臣號秋七月戊戌朔故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男彥

超進其父牙兵八千七百人己亥中書門下奏每年南

郊壇四祠祭太微宮五薦獻竝宰臣攝太尉行事惟太

廟遣庶僚行事此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

乙巳汴州雍丘縣大風拔木傷稼曹州大雨平地水三

尺丙午以襄州節度使孔勣為潞州節度使李存霸為

鄆州節度使乙酉幸龍門之雷山祭天神從北俗之舊事也辛亥以鄆州副使李紹珙為襄州留後以前澤州

刺史董璋為邠州留後戊午西川王衍遣偽署戶部侍郎歐陽彬來朝貢稱大蜀皇帝上書大唐皇帝庚申以應州為雲州屬郡昇新州為威塞軍節度使以媯儒武等州為屬郡壬戌皇子繼岌妻王氏封魏國夫人幽州奏契丹按巴堅東攻渤海八月己巳詔洛京應有隙地任人請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蓋如過限

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

五代會要載此詔云藩方候伯內外臣僚于京邑之中無安居

之所亦可請射各自修營

辛未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加檢校

太傅增邑賜功臣號帝畋于西苑癸酉以租庸副使守

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以右威衛上將軍孔循為租庸

副使甲戌以權知汴州軍州事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

書盧質為兵部尚書依前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

佐功臣丙子以雲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安元

信為大同軍節度畱後以隰州刺史張廷裕為新州威

塞軍節度畱後丁丑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請退不允戊寅祖庸使守禮部尚書王正言罷使守本官辛巳詔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並于洛陽修宅一區中書門下上言請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從之

五代會要同尤

二年八月八日中書門下奏諸道除節度使及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軍事判官伏以趨車著詠箋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尊俎由是副已知之薦成接士之榮必當備悉行藏習知才行允奉幕中之畫以稱席上之珍爰自偽梁頗乖斯義皆從除授以佐藩宣因緣多事之秋慮爽得人之選將期推擇式示更張今後諸道

除節度副使判官兩使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等並任本道本州各當辟舉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

汴州奏大水損稼癸未租庸使孔謙進封會稽縣男仍賜豐財贍國功臣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宋州大水鄆曹等州大風雨損稼丁亥中書門下侍郎奏請差

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選司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

從之

五代會要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吏部三銓下省南曹廢置甲庫格式流外銓等司公事並繫

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等前件格文本朝創立檢制姦惡倫敎官資頗謂精詳又同遵守自亂離之後巧偽滋多

兼同光元年八月車駕在東京權判工部員外郎盧重  
本司起請一卷並以興廢之始務切懷來凡有條流多  
失根本以至冬集赴選人並南郊行事官及陪位宗子  
共一千三百餘人銓曹檢勘之時互有援引去留之際  
不能爭論若又依違必長訛謠望差權判尚書省銓左  
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範光李光序吏部  
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舊長定格循  
資格十道國務令簡要可久施行從之 癸巳放朝參三日

以霖雨故也陝州奏河水溢岸乙未中書門下上言諸  
陵臺令丞請停以本縣令知陵臺事從之九月癸卯畋  
于西北郊幽州上言契丹按巴堅自渤海國迴軍內園  
新殿成名曰長春殿戊申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裴皞



為禮部侍郎以前鄭州防禦副使姜弘道為太僕卿侍

中郭崇韜奏應三銓注授官員等內有自無出身入仕

買覓鬼名告勅今將骨肉文書楷改姓名或歷任不足

妄稱失墜或假人陰緒託形勢論屬安排參選所司隨

例注官如有人陳告特議超獎其所犯人檢格處分若

同保人內有偽濫者竝當駁放應有人身死之處今後

竝須申報本州于告身上批書身死月日分明付子孫

今後銓司公事至春末竝須了畢從之銓綜之司偽濫

日久及崇韜條奏之後澄汰甚嚴放棄者十有七八衆情亦怨之已酉司天臺請禁私歷日從之庚戌有司自契丹至者言女真回鶻黃頭室韋合勢侵契丹壬子有司上言八月二十二日夜熒惑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請依法禳之于京城四門縣東流水一罌兼令都市嚴備盜火止絕夜行從之甲寅幸郭崇韜第置酒作樂乙卯以前振武節度使安北都護馬存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寧遠軍節度容管觀察使存湖南馬殷之弟也

丙辰黑水國遣使朝貢契丹寇幽州戊午宣宰臣于中  
書磨勘吏部選人謬濫者焚毀告勅冬十月戊辰帝畋  
于西北郊己巳故安義節度使贈太尉隴西郡王李嗣  
昭贈太師庚午正衙命使冊淑妃韓氏德妃伊氏以宰  
臣豆盧革韋說充冊使辛未詔今後支郡公事須申本  
道騰狀奏聞租庸使各有徵催祇牒觀察使貴全理體  
契丹寇易定北鄙壬申故大同軍防禦使李存璋贈  
太尉鄆州奏清河泛溢壞廬舍癸未畋于石橋甲戌河

南尹張全義上言萬壽節日請于嵩山開瑠璃戒壇度僧百人從之乙亥故守太師尚書令秦王李茂貞追封秦王賜謚曰忠敬丁丑皇后差使賜兗州節度使李紹欽湯藥時皇太后行誥命皇后劉氏行教命互遣使人宣達藩后柰亂之弊人不敢言己卯汴鄆二州奏大水庚辰以前太僕卿楊邁為大理卿党項進白驢奚王李紹威進馳馬幽州奏契丹入寇至近郊辛巳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緘贈司空壬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

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鏐可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  
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癸未辛小馬坊閱馬甲申以兩  
浙兵馬留後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等使守太尉  
兼侍中廣州刺史錢元瓘為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  
浙節度觀察留後餘如故以鎮東軍節度副大使江南  
管内都招討使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等使檢校  
太傅守侍中知蘇州中吳軍軍州事行邕州刺史錢元  
璦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辛卯天平軍監軍使

柴重厚可特進右領衛將軍同正充鳳翔監軍使甲午

以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溫李從璋李從榮李從厚李

從璨竝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臻可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

丞自從溫而下皆李嗣源諸子也十一月丙申靈武奏

甘州回鶻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權主國事吐渾白部

督族帳移于代州東南己亥幸六宅宴諸弟壬寅尚書

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崔沂貶麟州司馬吏部侍郎崔

貽孫貶朔州司馬給事中鄭韜光貶寧州司馬吏部員外盧損貶府州司戶時有選人吳延皓取亡叔告身故舊名求仕事發延皓付河南府處死崔沂已下貶官宰相豆盧革趙光胤韋說詣閤門待罪詔釋之癸卯帝畋于伊闕侍衛金槍馬萬餘騎從帝一發中大鹿是日命從官拜梁祖之陵物議非之其夕宿于張全義之別墅甲辰宿伊闕縣乙巳宿樵碭時騎士圍山會夜顛墜崖谷死傷甚衆丙午復命衛兵分獵殺獲萬計是夜方歸

京城六街火炬如晝丁未賜羣臣鹿肉有差庚戌制改  
節將一十一人功臣號辛亥以兵部侍郎李德休為吏  
部侍郎壬子日南至百官拜表稱賀以昭儀候氏為沂  
國夫人昭容夏氏為魏國夫人昭媛白氏為沛國夫人  
出使美宣鄧氏為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為涼國夫  
人司簿德美周氏為宋國夫人侍真吳氏為渤海郡夫  
人其餘並封郡夫人丁巳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  
令西平王李繼麟可依前守太師兼尚書令河中護國



軍節度使西平王仍賜錢券戊午幸李嗣源李紹榮之  
第縱酒作樂是日鎮州地震契丹寇蔚州十二月戊辰

幸西苑校獵已巳詔汴州節度使李嗣源歸鎮

通鑑云  
已巳命

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  
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

庚午帝與皇后劉

氏幸張全義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惶  
恐致謝復出珍貨貢獻翼日皇后傳制命學士草謝全

義書學士趙鳳密疏陳國后無拜人臣為父之禮帝雖  
嘉之竟不能已其事壬申以教坊使王承顏為興州刺

史丙子詔取來年正月七日幸魏州庚辰畋于近郊至  
夕還宮壬午契丹寇嵐州党項遣使貢方物乙酉幸龍  
門佛寺祈雪丙戌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為北面行營  
副招討使戊子李嗣源奏部署大軍自宣武軍北征淮  
南楊溥遣使貢獻己丑幸龍門庚寅詔河南尹張全義  
為洛京畱守判在京諸軍事是日日傍有背氣凡十二  
同光三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  
式丙申詔以昭宗少帝山陵未備宜令有司別選園陵

改葬尋以年饑財匱而止契丹寇幽州戊戌詔起今後  
特恩授官及侍衛諸軍將校內諸司等官其告身官給  
舊例朱膠錢臺省禮錢並停其餘合徵臺省禮錢比舊  
數五分中許徵一分特恩者不徵兵吏部兩司逐月各  
支錢四十貫文充吏人食直少府監鑄錢造印文今後  
不得徵納銅炭價直其料物官給庚子車駕發京師幸  
鄴以前許州節度使李紹沖為太子少保以前邠州節  
度使韓恭為右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以前安州節度

使朱漢賓為左龍武統軍庚戌車駕至鄴命青州節度使符習修酸棗河隄先是梁末帝次河隄引水東注至鄆濮以限我軍至是方修之丙辰幽州上言節度使李存賢卒二月甲子朔詔興唐府管內有百姓隨絲鹽錢每兩與減五十文逐年所依蠶鹽每斛與減五十文小菴豆稅每畝與減放三升都城內所徵稅絲永與除放丙寅定州節度使王都來朝丁卯畋于近郊己巳召從臣繫毬于鞠場辛未許州上言襄城隰縣準勅割隸汝

州其扶溝等縣請郤隸當州從之甲戌以滄州節度使  
李紹斌為幽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保以大同軍留後  
安元信為滄州節度使乙亥幸王莽河射鴈丙子李嗣  
源奏涿州東南殺敗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符習奏修  
隄役夫遇雪寒逃散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辭兼鎮時帝  
命李紹斌鎮幽州以其時望未重欲以李嗣源為鎮帥  
且為紹斌聲援移郭崇韜兼領汴州名崇韜議之崇韜  
奏以為當因懇辭兼領庚辰以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

為鎮州節度使辛巳以皇子繼潼繼嵩繼蟾繼峽竝檢  
校司徒皆沖幼未出閣突厥渤海國皆遣使貢方物帝  
幸近郊射鴈甲申以樞密使郭崇韜為依前守侍中監  
修國史兼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廣南劉巖遣使奉書于  
帝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乙酉帝射鴨于郭泊  
丙戌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都進封開國公  
加食邑實封戊子幸近郊射鴈工部尚書崔杞卒贈右  
僕射三月癸巳朔賜扈從諸軍將士優給自二十千至

一千甲午振武軍節度使洛京內外蕃漢馬步使朱守  
殷奏昨修月陂隄至德宮南獲玉璽一紐獻之詔示百  
官驗其文曰皇帝行寶四字方圓八寸厚二寸背紐交  
龍光瑩精妙守殷又于役所得古文錢四百六十六內  
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曰順天元寶上之

元 麗

英文昌雜錄云同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得古文錢曰得  
一元寶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錢近見錢氏錢譜云  
史思明再陷洛陽鑄得一錢賊黨以為得一非佳號乃改順天蓋史思明所鑄錢也

丙申寒食節

帝與皇后出近郊遙饗代州親廟庚子詔取三月十七

日車駕歸洛京壬寅符習奏修河隄畢功戊申帝召郭  
崇韜謂曰朕思在德勝寨時霍彥威段凝皆予之勦敵  
終日格鬪戰聲相聞安知二年之間在吾廡下吾無少  
康光武之才一旦重興基構者良由二三勲德同心輔  
翼故也朕有時夢寢如在戚城思念曩時挑戰鏖兵勞  
則勞矣然而揚旌伐鼓差慰人心殘壘荒溝依然在目  
予欲按德勝故寨與卿再陳舊事崇韜曰此去澶州不  
遠陛下再觀戰地益知王業之艱難豈不勉哉已而車



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登城四望指戰陣之處以諭  
宰臣渡河南觀廢柵舊趾至楊村寨汾河至威城置酒  
作樂而罷壬子淮南楊溥遣使朝貢東京副留守張憲  
奏諸營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以艱食故也時宮苑使  
王充平伶人景進為帝廣采宮人不擇良家委巷殆千  
餘人車駕不給載以牛車纍纍于路焉庚辰車駕至自  
鄴辛酉詔本朝以雍州為西京洛州為東都并州為北  
都近以魏州為東京宜依舊以洛京為東都魏州改為

鄴都與北都並為次府夏四月癸亥朔日有蝕之以租庸副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丙寅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壬申幸甘泉亭癸酉詔翰林學士承旨盧質覆試新及第進士

五代會要時以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尚干浮議故命盧質覆試

租庸使

奏時雨久愆請下諸道州府依法祈禱從之乙亥帝與皇后幸郭崇韜第又幸左龍武統軍朱漢賓之第戊寅以耀州為團練州其順義軍額宜停庚辰帝侍皇太后幸會節園遂幸李紹榮之第辛巳以旱甚詔河南府徙

市造五方龍集巫禱祭癸未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為  
鄧州節度使丁亥以鎮州節度使李嗣源兼北面水陸  
轉運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為副禮部貢院新及第  
進士四人其王澈改為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  
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皞既無黜落特議寬容今後新  
及第人候過堂日委中書門下精加詳覆陝州奏未連  
理庚寅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胤卒廢朝  
三日五月壬辰朔淮南楊溥貢端午節物丁酉皇太妃

劉氏薨于晉陽廢朝五日帝于興安殿行服時皇太后  
欲奔喪于晉陽百官上表請留乃止戊戌以鎮州行軍  
司馬知軍府事任圜為工部尚書戊申幸龍門廣化寺  
祈雨已酉黑水女真皆遣使朝貢戊午以鳳州衙內馬  
步軍都指揮使李繼昶為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己未  
詔天下見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疎放辛亥元廟禱雨  
六月癸亥雲州上言去年契丹從磧北歸帳達靼因相  
掩擊其首領裕悅族帳自磧北以部族羊馬三萬來降

已到南界今差使人來赴闕奏事甲子太白晝見丁卯  
以滄州節度使安元信充北面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  
辛未以宗正卿李紆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壬申京  
師雨足自是大雨至于九月晝夜陰晦未嘗澄霽江河  
漂溢隄防壞決天下皆訴水災丁丑詔吳越王錢鏐將  
行冊禮準禮文合用竹冊宜令所司修製玉冊時郭崇  
韜秉政以為不可樞密承旨段徊贊其事故有是命癸  
丑以天德軍節度使管内蕃漢都知兵馬使劉承訓為

天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丙戌詔曰闕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

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舊例薦饗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戶充陵戶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

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戶戊子以刑部尚書李琪充昭宗

少帝改卜園陵禮儀使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為京北

少尹充修奉諸陵使辛卯詔括天下私馬

五代會要詔下河南河北

諸州和市戰馬官吏

將收蜀故也

二楚新錄莊宗謂高季興曰今天下負國

除一匹外區者坐罪

不報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于蜀而蜀地險阻尤難  
江南才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  
臣聞蜀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  
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  
及聞季興之  
言果大悅

舊五代史卷三十二



舊五代史卷三十二攷證

唐莊宗紀六內園使○案歐陽史作內園裁接使攷五代會要內園裁接使係梁時雜使創置之官

契丹按巴堅東攻渤海○案遼史太祖紀天贊三年五月渤海殺其刺史張秀實而掠其民於東攻渤海之事闕而不載攷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七月契丹東攻渤海與是書同

每兩與減五十文○案五代會要作每兩與減放五文

已酉車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案五代春秋作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據是書則已酉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與五代春秋異蓋五代春秋祇以詔下之日為據

庚辰車駕至自鄴○庚辰歐陽史作庚申原本考通鑑及五代春秋皆作庚辰據上文正月甲午朔二月甲子朔三月癸巳朔則三月不得有庚辰也蓋其誤始於是書而通鑑五代春秋皆襲其訛耳今姑從原本

仍為辨正於此

夏四月癸亥朔○案五代春秋作辛亥朔通鑑從是書  
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胤卒○案是書二  
年六月光胤加兼戶部尚書此處作工部前後互異  
未知何故

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裕悅舊作于越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二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三十四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九

莊宗紀七

同光三年秋七月丁酉以久雨詔河南府依法祈晴滑  
州上言黃河決壬寅皇太后崩于長壽宮帝執喪于內  
出遺令以示于外癸卯帝于長壽宮成服百官于長壽

宮幕次成服後于殿前立班奉慰乙巳宰臣上表請聽  
政不允表再上勅旨宜廢朝七日丁未弘文館上言請  
依六典改弘文館為崇文館從之時樞密使郭崇韜亡  
父名弘豆盧革希崇韜指奏而改之

五代會要同光三年勅云崇文館比

與弘文館並置今請改稱頗協舊典蓋豆盧革曲為之說也

洛水泛漲壞天津橋以

舟濟渡日有覆溺者已酉宰臣百官上表請聽政又請  
復常膳表凡三上以刑部尚書李琪充大行皇太后山  
陵禮儀使河南尹張全義充山陵橋道排頓使孔謙充

監護使壬子河陽陝州上言河溢岸以禮部尚書王正  
言為戶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崔協為禮部尚書以刑部  
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崔居儉為御史中丞以尚書左  
丞歸謫為刑部侍郎陝州上言河漲二丈二尺壞浮橋  
入城門居人有溺死者乙卯汴州上言汴水泛漲恐漂  
沒城池于州城東西權開壕口引水入古河澤潞上言  
自今月一日雨至十九日未止戊午以刑部尚書判太  
常卿兼判吏部尚書銓事李琪為吏部尚書依前判太

常卿以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為吏部侍郎以給事中李光序為尚書右丞許州滑州奏大水八月壬戌詔諸司人吏不許諸處奏薦如有勞績只許本司奏聞詔有司吳越王印宜以黃金鑄成其文曰吳越國王之印丁卯帝釋服百官奉慰于長壽宮戊辰客省使李嚴使蜀迴初帝令往市蜀中珍玩蜀法嚴峻不許奇貨東出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嚴不獲珍貨歸而奏之帝大怒曰物歸中夏者命之曰入草王衍寧免為



入草之人耶由是伐蜀之意銳矣庚辰辛壽安山陵作  
所鄴都大水御河泛溢癸未河南縣令羅貫長流崖州  
尋委河南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坐部內橋道不修故也  
及死人皆寃之甲申山陵禮儀使奏山陵封城之內先  
有丘墳合令子孫改卜舊例給其所費無子孫者官為  
瘞藏如是五品以上官所司仍以禮致祭從之鳳翔奏  
大水已酉中書門下上言據禮儀使狀準故事太常少  
卿定大行太后謚議太常卿署定訖告天地宗廟伏準

禮文賤不得誅貴子不得爵母后必謚于廟者受成于祖宗今大行太后謚請太常卿署定後集百官連署謚狀謚讀于太廟太祖皇帝室然後差丞郎一人撰冊文別定日命太尉上謚冊于西宮靈座同日差官告天地太微宮宗廟如常告之儀從之青州大水蝗已丑以襄州留後李紹珙為襄州節度使以邠州留後董璋為邠州節度使九月辛卯朔河陽奏黃河漲一丈五尺癸巳中書上言大行皇太后謚議合讀于太廟太祖室其日

集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

已上官于太廟序立從之鎮州衛州奏水入城壞廬舍

乙未制封第三子鄴都留守興聖宮使檢校太尉同平

章事判六軍諸衛事繼岌為魏王幸壽安陵庚子襄州

奏漢江漲溢漂溺廬舍是日命大舉伐蜀詔曰朕夙荷

丕基乍平偽室非不欲罷綏四海協和萬邦庶正朔以

遐同俾人倫之有序其或地居陬裔位極驕奢殊乖事

大之規但蘊偷安之計則必徵諸典訓振以皇威爰興

伐罪之師冀遏亂常之黨蠢茲蜀主世負唐恩間者父  
總藩宣任居統制屬朱溫東離汴水致昭皇西幸岐陽  
不務扶持反懷顧望盜據劍南之土宇全虧閫外之忱  
誠先皇帝早在并門將興霸業彼既會馳書幣此亦復  
展謝儀後又特發使人專持聘禮彼則更不迴一介之  
使答咫尺之書星歲俄移歡盟頓阻朕頃遵遺訓嗣統  
列藩追昔日之來誠繼先皇之舊好累馳信幣皆絕酬  
還背惠食言棄同即異今觀尊豎紹據山河委閹宦以

持權憑阻僭而僭號早者曾上秦王緘札張皇蜀地聲  
塵形侮黷之言辭謗親賢之勲德昨朕風驅銳旅電掃  
兗渠復已墜之宗祧續中興之厯數捷音旋報復命仍  
稽使來而尚抗書題情動而先誇險固加以宋光葆輒  
陳狂計別啟姦謀將欲北顧秦川東窺荆渚人而無禮  
罪莫大焉昨客省使李嚴奉使銅梁近歸金闕凡于奏  
對備述端由其宋光嗣相見之時于坐上便有言說先  
問昇丹强弱次數秦王是非度此包藏可見情狀加以

疏遠忠直朋比姦雄內則縱恣輕華競貪寵位外則滋彰法令蠹耗生靈既德力以不量在神祇之共憤今命興聖宮使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命侍中樞密使郭崇韜充西川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西川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曦充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招討副使陝府節度使李紹琛充行營蕃漢馬步軍都排陣斬斫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

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行營左廂馬步都虞候  
邠州節度使董璋充行營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  
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總領闕下諸軍兼四面諸道馬  
步兵士取九月十八日進發凡爾中外宜體朕懷辛丑  
授魏王繼岌諸道行營都統餘如故繼岌既授都統之  
命以梁漢顯充中軍馬步都虞候兼馬步軍都指揮使  
張廷蘊為中軍步軍都指揮使牛景章充中軍左廂馬  
軍都指揮使沈斌充中軍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卓瓌充

中軍左廂步軍都指揮使王贊充中軍右廂步軍都指

揮使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軍都監高品李延安

呂知柔充魏王衙通謁詔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

愚參魏王軍事丁未夕徧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野雉

皆鳴俗所謂天狗落戊申魏王繼岌樞密使侍中郭崇

韜進發西征太子少師致仕薛廷珪卒贈右僕射甲寅

幸壽安陵司天上言自七月三日大雨至九月十八日

後方晴三辰行度不見丁巳幸尖山射鴈冬十月庚申



朔宰臣及文武三品以上官赴長壽宮上大行皇太后  
諡曰貞簡皇太后辛酉幸甘泉遂幸壽安陵壬戌魏王  
繼岌率師至鳳翔先遣使馳檄以諭蜀部丁卯奉皇太  
后尊諡寶冊赴西宮靈座宰臣豆盧革攝太尉讀冊文  
吏部尚書李琪讀寶文百官素服班於長壽宮門外奉  
慰淮南楊漣遣使進慰禮已巳中書上言貞簡太后陵  
請以坤陵為名從之初卜山陵帝欲祔于代州武皇陵  
奏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分其南北乃于壽安縣界

別卜是陵

五代會要載中書門下奏議云人君以四海為家不當分其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

朝拜禮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今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朝陵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勅功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附葬代州理未為允從之 丙子以前翰

林學士戶部侍郎馮道依前本官充職戊寅西征之師

入大散關

九國志趙庭隱傳云自入敵境即禁兵士焚廬舍剽財物蜀人德之

偽命鳳州

節度使王承捷故鎮屯駐指揮使唐景思次第迎降得

兵一萬二千軍儲四十萬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

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辛巳偽興州刺史王承鑒成

州刺史王承朴棄城遁去康延孝大破蜀軍于三泉時  
王衍將幸秦州以其軍五萬屯于利州聞我師至遣步  
騎三萬逆戰于三泉延孝與李嚴以勁騎三千擊之蜀  
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奔潰王衍聞敗自利州奔歸  
成都斷吉柏津浮梁而去丁亥文武百官上表以貞簡  
皇太后靈駕發引請車駕不至山陵所戍子葵貞簡太  
后于坤陵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僞東州節度使宋光  
祿以梓綿劔龍普五州來降武定軍使王承肇以達蓬

壁三州來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

來降階州刺史王承岳納符印請命秦州節度使王承

休棄城自扶州路奔于西川

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記云王承休握銳兵於天水

兵刃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繒帛於西蕃買路歸蜀沿路為西蕃擄奪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唯與田宗洎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問之曰親握重兵何得不戰曰畏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蓋緣王師不入封部無門納款曰初入蕃部幾許人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償萬人之命遂斬之

十一月庚寅朔帝幸壽安號

愬于坤陵戊戌以振武節度使朱守殷為兗州節度使

徐州鄴都上言十月二十五日夜地大震康延孝至利  
州修吉柏津浮梁偽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來降辛丑  
魏王過利州帝賜王衍詔諭以禍福甲辰魏王至劍州  
偽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忠五州來降丁  
未高麗國遣使貢方物康延孝李嚴至漢州王衍遣人  
送牛酒請降李嚴遂先入成都戊申祔貞簡皇太后神  
主于太廟己酉魏王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歸命庚戌  
皇弟鄆州節度使存霸滑州節度使存渥左金吾大將

軍晉州節度使存乂邢州節度使存紀並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奏收復歸夔忠等州辛亥魏王至德陽偽六軍使王宗弼報王衍舉家遷于西宅宗弼權稱西川兵馬留後又報偽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同有異謀

惑亂蜀主已梟斬訖

九國志王宗弼傳唐師陷鳳州衍遣三招討叱三泉以拒唐師未戰

三招討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綿谷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于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于魏王衍及母妻于西宮壬子王衍遣使上表請降癸丑以吳越

國馬步統軍使檢校太傅錢元球為檢校太尉守侍中  
充靜海軍節度使乙卯魏王至西川城北丙辰蜀主王  
衍出降語在衍傳丁巳大軍入成都法令嚴峻市不易  
肆自興師凡七十五日蜀平得兵士三萬兵仗七百萬  
糧三百五十三萬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銀共二十二  
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得節度州十郡  
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已丑禮儀使奏貞簡皇太后升  
祔禮畢一應宗廟伎樂及諸祀並請仍舊從之十二月

壬戌以前雲州節度使李存敬為同州節度使以同州  
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以  
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董璋為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以華州節度使毛璋為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大  
將軍史敬鎔為華州節度使丁卯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  
紹文為兗州觀察留後庚午宴諸王武臣于長春殿始用  
樂丙子以北京副留守事太原尹孟知祥為檢校太傅同  
平章事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西山



八國雲南都招撫等使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檢校吏部尚書守興唐尹克鄴都副留守以鄴都副留守興唐尹張憲檢校吏部尚書大原尹克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己卯以臘辰狩于白沙皇后皇子宫人畢從庚辰次伊闕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龕澗癸未還宮是時大雪苦寒吏士有凍踣于路者伊汝之民飢乏尤甚衛兵所至責其供餉既不能給因壞其什器撤其廬舍而焚之甚于剽劫縣吏畏恐竄避于山谷間甲申出御札示中書

門下以今歲水災異常所在人戶流徙以避徵賦關市之征抽納繁碎宜令宰臣商量條奏丙戌第三姑宋氏封義寧大長公主長姊孟氏封瓊華長公主第十一妹張氏封瑤英長公主閏十二月甲午賜中書門下詔曰朕聞古先哲王臨御天下上則以無偏無黨為至治次則以足食足兵為遠謀緬惟前修誠可師範朕纂承鳳歷嗣守鴻圖三載于茲萬機是總非不知五兵未弭兆庶多艱蓋賴卿等寅亮居懷康濟為務冀盡數興之理

洞詢盡徹之規今則潛按方區備聆謠俗或力役罕均  
其勞逸或賦租莫辨于後先但以督促為名煩苛不已  
被甲冑者何嘗充給趨朝省者轉困支持州閭之貨殖  
全疎天地之災祥屢應以至星辰越度旱澇不時農桑  
失業于丘園道殣相望于郊野生靈及此寢食寧遑豈  
非朕德政未孚焦勞自拙者耶朕昨親援毫翰軫念瘡  
痍一則詢爾謀猷一則表予宵旰未披來奏轉繞于懷  
敢不翼翼罪躬乾乾軫慮咨爾四岳弼予一人何不舉

賢才裨寡昧百辟之內羣后之間莫不有盡忠者被掩  
其能抱器者艱陳其力或草澤有遺逸之士山林多屈  
滯之人爾所不知吾將安訪卿等位尊調鼎名顯代天  
既達不諱之朝何怪由衷之說當宜厯告中外急訪英  
髦應在仕及前資文武官已下至草澤之士有濟國治  
民除姦革弊者並宜各獻封章朕當選擇施行其近宣  
御札亦告諭內外體朕意焉是時兩河大水戶口流亡  
者十四五都下供饋不充軍士乏食乃有鬻子去妻老

弱採拾于野殍踣于行路者州郡飛輓輸給京師祖庸  
使孔謙日于上東門外佇望其來算而給之加以所在  
泥潦輦運艱難愁嘆之聲盈于道路四方地震天象乖  
越帝深憂之問所司濟贍之術孔謙比以更進故無保  
邦濟民之要務唯以急刻賦歛為事樞密承旨段徊奏  
曰臣見本朝時或遇歲時災歉國費不足天子將求經濟  
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宰臣請陛下依此故事行  
之即命學士草詞帝親札以訪宰臣非帝憂民之實

也時宰相豆盧革等依阿徇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  
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寶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  
沴天之常道不足以貽聖憂中官李紹宏奏曰俟魏  
王旋軍之後若兵額漸多饋餽難給請且幸汴州以  
便漕輓時羣臣獻議者亦多大較詞理迂濶不中時  
病唯吏部尚書李琪引古田祖之法從權救弊之道  
上疏言之帝優詔以獎之丁酉詔偽蜀私署官員等惟  
名與器不可假人況是遐僻偏方僭竊偽署因時亂而

濫稱名位歸國體而悉合削除但恐當本朝屯否之時  
有歷代簪纓之士既陷彼土遂授偽官又慮有曾受本  
朝渥恩當時已居班秩須為升降不可通同應偽署官  
至太師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左  
右僕射已上並宜降至六尚書臨時更約偽署高抵為  
六行次第階至開府特進金紫者宜令文班降至朝散  
大夫武班降至銀青爵偽署將相已下與開國男餘並  
不得更稱封爵其有功臣者削去

五代會要云其有功  
臣名號並宜削去

如是偽署節鎮伐罪之初率先向化及立功効者宜委  
繼安崇勦臨時獎任其刺史但許稱使君不得更有檢  
校官其偽署班行正四品已上酌此降黜五品已下如  
不曾經本朝授官若材智有聞即許于府縣中量材任  
使如無材智可錄止是蜀地土人並宜放歸田里如是  
西班牙有稱統軍上將軍者若是本朝功臣子孫及將相  
之嗣並據人材高下與諸衛小將軍府率中郎將次第  
授任如是小將軍已下據人材堪任使者宜委西川節



度使衙前補押衙不堪任使者亦宜放歸田里應已前  
降官除軍前量事迹任使外餘並請前衙候朝廷續據  
才行任使庚子彰武保大等節度使高萬興卒甲辰淮  
南楊溥遣使朝貢乙巳以晉州節度使李存乂為鄆州  
節度使以相州刺史李存確為晉州節度使丙子兩省  
諫官上疏請車駕不巡幸汴州凡三上章乃允庚戌魏

王繼岌奏遣秦州副使徐藹賫書招諭南詔蠻又奏點

到兩川馬九千五百三十匹

清異錄莊宗滅梁平蜀志  
頗自逸命蜀匠織十幅無

縫錦為被材被  
成賜名六合被

辛亥制皇第二弟存霸可封永王第三

弟存美可封邕王第四弟存渥可封申王第五弟存乂  
可封睦王第六弟存確可封通王第七弟存紀可封雅  
王是歲日旁有背氣凡十三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攷證

唐莊宗紀七禮部尚書王正言○正言原本作直言今據歐陽史改正

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入草原本訛全草今據通鑑及冊府元龜所引薛史改正

鎮州衛州奏○案原本脫鎮州二字今據冊府元龜所引薛史增入

太子少師致仕薛廷珪卒○少師原本作少保今據列

傳改正

斷吉柏津。○吉柏通鑑作桔柏。攷歐陽史亦作吉柏。今仍其舊。

梁偽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謬來降。○思謬原本作世謬。今據通鑑十國春秋改正。

偽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忠五州來降。

案九國志王宗壽傳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降乃治裝赴闕歐陽史蜀世家亦

言宗壽獨不降聞行已銜壁大慟從行東遷據是書則王衍未送款宗壽已降疑傳聞之誤

丙辰蜀主王衍出降○案王衍出降在十一月丙辰通鑑與是書同歐陽史作己酉蓋據上牋歸命而先書之其實己酉唐師尚在綿州未入成都也五代春秋作十二月蜀王衍降尤誤

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龕澗○潭泊原本訛覃泊龕澗原本訛罷澗今並從通鑑改正

長姊孟氏封瓊華長公主。案通鑑以瓊華為克讓女，則莊宗之從姊也。隆平集東都事畧孟昶傳並云父知祥尚唐莊宗妹，俱與是書異。

日於上東門外佇望其來。○上東門原本作尚東門，據通鑑注云：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春，今改正。

如是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西班原本作兩班，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第七弟存紀可封雅王。○雅王原本作睢王攷通鑑及  
歐陽史皆作雅王是書宗室傳亦作雅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

莊宗紀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帝不受朝賀契丹寇渤海壬戌詔以去歲因被災殄物價騰踊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減膳撤樂以答天譴應去年遭水災州縣秋夏稅賦

並與放免自壬午年已前所欠殘稅及諸色課利已有  
勅命放免者尚聞所在却有徵收宜令租庸司切準前  
勅處分應京畿內人戶有停貯斛斛者並令減價出糶  
如不遵行當令檢括西川王衍父子及偽署將相官吏  
除已行刑憲外一切釋放天下禁囚除十惡五逆官典  
犯贓屠牛毀錢放火劫舍持刃殺人準律常赦不原外  
應合抵極刑者遞降一等其餘罪犯悉與減降逃背軍  
健並放逐便癸亥河中節度使李繼麟來朝諸州上言

準宣為去年十月地震集僧道起消災道場甲子魏王  
繼安殺樞密使郭崇韜于西川夷其族丙寅百官上表  
請復帝膳凡三上表乃允之西川行營都監李廷安進  
西川樂官二百九十八人契丹寇女真渤海戊寅契丹  
按巴堅遣使貢良馬庚辰帝異母弟鄜州節使使存又  
伏誅存又郭崇韜之子婿也故亦及于禍是日以河中  
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為滑州節度  
使尋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誅之亦夷其族辛巳吐渾

奚各遣使貢馬鎮州上言部民凍死者七千二百六十人又奏準宣進花葉樹栽及抽樂人梅雷鐸赴京師甲申以鄆州節度使永王存霸為河中節度使以滑州節度使申王存渥為鄆州節度使乙酉內人景姪上言昭宗遇難之時皇屬千餘人同時遇害為三穴瘞于宮城西古龍興寺凡請改葬從之仍詔河南府監護其事丙戌回鶻可汗阿都欲遣使貢良馬鎮州上言平棘等四縣部民餓死者二千五十人丁亥詔朱友諒同惡人史

武等七人已當國法並籍沒家產武等友謨舊將時皆

為刺史並以無罪族誅

歐陽史丁亥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大王景來

仁白奉國  
滅其族

二月己丑以宣徽南院使知內侍省兼內勾

特進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紹宏為驃騎大將軍守左武

衛上將軍知內侍省充樞密使甲午以鄭州刺史李紹

奇為河陽節度使以樂人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右散騎常侍守御史大夫進以俳優嬖幸善采訪閭巷

鄙細事以啟奏復密求妓媵以進恩寵特厚魏州錢穀

諸務及招兵市馬悉委進監臨孔讓附之以希寵常呼  
為八哥諸軍左右無不托附至于士人亦有因之而求  
仕進者每入言事左右紛然屏退惟以陷害熒惑為意  
馬是日帝幸冷泉校獵乙未宰臣豆盧革上言請支州  
縣官實俸以責課効丙申武德使史彥瓊自鄴馳報稱  
今月六日貝州屯駐兵士突入都城剽劫坊市初帝令  
魏博指揮使楊仁晟率兵戍瓦橋至是代歸有詔令駐  
于貝州上歲天下大水十月鄴地大震自是居人或

已去他郡者每日族談巷語云城將亂矣人人恐悚皆不自安十二月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畱守事正言年老風病事多忽忘此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彥瓊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咸福自我正言已下皆脅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統攝姦人得以窺圖洎郭崇韜伏誅人未測其禍始皆云崇韜已殺繼岌自王西川故盡誅郭氏先是有密詔令史彥瓊殺朱友謙之子澶州刺史建徽彥瓊夜半出城不言

所往詰旦聞報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而去不知何往是日人情震駭訛言云劉皇后以繼岌死于蜀已行弒逆帝已晏駕故急徵彥瓊其言播于鄴市貝州軍士有私親寧于都下者掠此言傳于貝州軍士皇甫暉等因夜聚蒲博不勝遂作亂劫都將楊仁晟曰我輩十有餘年為國家効命甲不離體已至吞併天下主上未垂恩澤翻有猜嫌防戍邊遠經年離阻鄉國及得代歸去家咫尺不令與家屬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邑已亂



將士各欲歸府寧親請公同行仁最曰汝等何謀之過  
耶今英主在上一家從駕精兵不下百萬西平巴  
蜀咸振華夷公等各有家族何事如此軍人乃抽戈露  
刃環仁最曰三軍怨怒咸欲謀反苟不聽從須至無禮  
仁最曰吾非不知此但丈夫舉事當計萬全軍人即斬  
仁最裨將趙在禮聞軍亂衣不及帶將踰垣而遁亂兵  
追及白刃環之曰公能為帥否否則頭隨刃落在禮懼  
即曰吾能為之衆遂呼譟中夜燭劫貝郡詰旦擁在禮

趨臨清剽永濟館陶五日晚有自貝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都巡檢使孫鐸等急趨史彥瓊之第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登陴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清計程六百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機悔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陴鐸以勁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擊之賊既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翦除如俟其凶徒薄于城下必慮奸人內應則事未可測也彥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即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他

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彥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間，賊呼譟，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遲明亂軍入城。孫鐸與之巷戰，不勝，攜其母自水門而出，獲免。晡晚，趙在禮引諸軍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等為都虞候，斬斫使諸軍大掠。興唐尹王正言謁在禮，望塵再拜，是日衆推在禮為兵馬留後。草奏以聞，帝怒，命宋州節度元行欽率騎三千赴鄴都，招撫詔徵諸道之師進討。丁酉，淮南楊溥遣使賀平蜀。己亥，魏王繼岌奏，庾延孝擁

衆反迎寇西川遣副招討使任圜率兵追討之庚子福  
建節度副使王延翰奏節度使王審知委權知軍府事  
邢州左右步直軍四百人據城叛推軍校趙太為留後  
詔東北面副招討使李紹真率兵討之辛丑元行欽至  
鄴都進攻南門以詔書招諭城中趙在禮獻羊酒勞軍  
登城遙拜行欽曰將士經年離隔父母不取勅旨歸寧  
上貽聖憂追悔何及儻公善為數奏俾從渙汗某等  
亦不敢不改過自新行欽曰上以汝輩有社稷功必行

赦宥因以詔書諭之皇甫暉聚衆大詬即壞詔行欽以  
聞帝怒曰收城之日勿遺噍類壬寅行欽自鄴退軍保  
澶州甲辰從馬直宿衛軍士王溫等五人夜半謀亂殺  
本軍使為衛兵所擒磔于本軍之門丙午以右散騎常  
侍韓彥暉為戶部侍郎丁未鄴都行營招撫使元行欽  
率諸道之師再攻鄴都戊申以洋州留後李紹文為夔  
州節度使詔河中節度使永王存霸歸藩己酉以樞密  
使宋唐玉為特進左威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庚戌

諸軍大集于鄴都進攻其城不克行欽又大治攻其城中知其無救晝夜為備朝廷聞之益恐連發中使促繼岌西征之師繼岌以康延孝據漢州中軍之士從任圜進討繼岌端居利州不獲東歸是日飛龍使顏思威部署西川宮人至辛亥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西京上言客省使李嚴押蜀主王衍至本府壬子以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齊王張全義為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允許州節度使東川董璋奏准詔誅遂州節度

使李令德于本州夷其族癸丑湖南馬殷奏福建節度  
王審知疾甚副使王延翰已權知軍府事請降旌節司  
天監上言自二月上旬後晝夜陰雲不見天象自二十  
六日方晴至月終星辰無變以右衛上將軍朱漢賓知  
河南府事甲辰命蕃漢總管李嗣源統親軍赴鄴都以  
討趙在禮帝素倚愛元行欽鄴城軍亂即令為行營招  
討使久而無功時趙太據邢州王景戡據滄州自為留  
後河朔郡邑多殺長吏帝欲親征樞密使與宰臣奏言

京師者天下根本雖四方有變陛下宜居中以制之但  
命將出征無煩躬御士伍帝曰紹榮討亂未有成功繼  
岌之軍尚番巴漢餘無可將者斷在自行樞密使李紹  
宏等奏曰陛下以謀臣猛將取天下今一州之亂而云  
無可將者何也總管李嗣源是陛下宗臣創業已來艱  
難百戰何城不下何賊不平咸畧之名振于夷夏以臣  
等籌之若委以專征鄴城之寇不足平也帝素寬大容  
納無疑于物自誅郭崇韜朱友諒之後閹宦伶官交相



讒諂邦國人事皆聽其謀繇是漸多猜惑不欲大臣典  
兵既聞奏議乃曰予時嗣源侍衛卿當擇其次者又奏  
曰以臣等料之非嗣源不可河南尹張全義亦奏云河  
朔多事久則患生宜令總管進兵如倚李紹榮輩未見  
其功帝乃命嗣源行營是日延州知州白彥琛奏綏銀  
兵士剽州城謀叛魏王繼岌傳送郭崇韜父子首函至  
關下詔張全義收瘞之乙巳以右武衛上將軍李肅為  
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以吏部尚書李琪為國計使三

月丁未朔李紹真奏收復邢州擒賊首趙太等二十一  
人徇于鄴都城下皆磔于軍門庚戌李紹真自邢州赴  
鄴都城下辛亥以威武軍節度副使福建管内都指揮  
使檢校太傅守江州刺史王延翰為福建節度使依前  
檢校太傅壬子李嗣源領軍至鄴都營于西南隅甲寅  
進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軍亂  
迫嗣源為帝遲明亂軍擁嗣源及霍彥威入于鄴城復  
為皇甫暉趙進等所脅嗣源以說詞得出夜分至魏縣

時嗣源遙領鎮州詰旦議欲歸藩上章請罪安重誨以  
為不可語在明宗紀中翼日遂次于相州元行欽部下  
兵退保衛州以飛語上奏嗣源一日之中遣使上章申  
理者數四帝遣嗣源子從審與中使白從訓賫詔以諭  
嗣源行至衛州從審為元行欽所械不得達是日西面  
行營副招討使任圜奏收復漢州擒逆賊康延孝丙辰  
荆南高季興上言請割峽內夔忠萬等三州却歸當道  
依舊管係又請雲安監初將議伐蜀詔高季興令率本

軍上峽自收元管屬郡軍未進夔忠萬三州已降李興  
數請之因賂劉皇后及宰臣樞密使內外叶附乃俞其  
請戊午詔河南府預借今年夏秋租稅時年饑民困百  
姓不勝其酷京畿之民多號泣于路議者以爲劉盆子  
復生矣庚申詔潞州節度使孔勣赴闕以右龍虎統軍  
安崇阮權知潞州是日忠武軍節度使齊王張全義薨  
壬戌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軍變請出內府  
金帛優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宜散

府藏又云流星犯天樞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于便殿皇后出宮中粧匱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哥三人謂宰臣曰外人謂內府金寶無數向者諸徭貢獻旋供賜與今宮中有若粧匱嬰孺而已可鬻之給軍草等惶恐而退癸亥以偽署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為閬州刺史是日出錢帛給賜諸軍兩樞密使及宋唐玉景進等各貢助軍錢幣是時軍士之家乏食婦女掇蔬于野及優給軍人皆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為甲子元

行欽自衛州率部下兵士歸帝幸耀店以勞之西川輦運金銀四十萬至闕分給將士有差元行欽請車駕幸汴州帝將發京師遣中官向延嗣馳詔所在誅蜀主王衍仍夷其族乙丑車駕發京師戊辰遣元行欽將騎軍沿河東向壬申帝至滎澤以龍驤馬軍八百騎爲前軍遣姚彥溫董之彥溫行至中牟率所部奔于汴州時潘瓌守王村寨有積粟數萬亦奔汴州是時李嗣源已入于汴帝聞諸軍離散精神沮喪至萬勝

鎮即命旋師登路旁荒塚置酒視諸將流涕俄有野人  
進雉因問塚名對曰里人相傳為愁臺帝彌不悅罷酒  
而去是夜次汜水初帝東出關從駕兵二萬五千及復  
至汜水已失萬餘騎乃畱秦州都指揮使張瑄以步騎  
三千守關帝過甕子谷道路險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  
皆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繼岌又進納西川金銀五十  
萬到京當盡給爾等軍士對曰陛下賜與太晚人亦不  
感聖恩帝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

對曰頌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社稷不保是此

閹豎抽刀逐之或救而獲免容哥謂同黨曰皇后惜物

不散軍人歸罪于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願不見此

禍因投河而死

隆平集內臣李承進逮事唐莊宗太祖嘗問莊宗時事對曰莊宗好畋獵每次

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望陛下與救接莊宗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晚年蕭牆之禍由賞賚無

節威令不行也太祖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誠免戲

甲戌次石橋帝

置酒野次悲啼不樂謂元行欽等諸將曰鄴下亂離寇

盜蜂起總管迫于亂軍存亡未測今訛言紛擾朕實無



聊卿等事予已來富貴急難無不共之今茲危蹙賴爾  
籌謀而竟默默無言坐觀成敗予在滎澤之日欲單騎  
渡河訪求總管面為方畧招撫亂軍卿等各吐冒襟共  
陳利害今日俾予至此卿等如何元行欽等百餘人垂  
泣而奏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極將相危難之時  
不能立功報主雖死無以塞責乞申後効以報國恩于  
是百餘人皆援刀截髮置鬚于地以斷首自誓上下無  
不悲號識者以為不祥是日西京畱守張筠部署西征

兵士到京見于上東門外晡晚帝還宮初帝在汜水衛  
兵散走京師恐駭不寧及帝至人情稍安乙亥百官進  
名起居安義節度使孔勅奏點校兵士防城準詔運糧  
萬石進發次時勅已殺監軍使據城詭奏也丙子樞密  
使李紹宏與宰相豆盧革說會于中興殿之廊下商  
議軍機因奏魏王西征兵士將至車駕且宜控汜水以  
俟魏王從之午時帝出上東門親閱騎軍議以詰旦東  
幸申時還宮四月丁丑朔以永王存霸為北都留守申

王存渥為河中節度使是日車駕將發京師從駕馬軍  
陳于寬仁門外步兵陳于五鳳門外帝內殿食次從馬  
直指揮使郭從謹自本營率所部抽戈露刃至興教門  
大呼與黃甲兩軍引弓射興教門帝聞其變自宮中率  
諸王近衛禦之逐亂兵出門既而焚興教門緣城而入  
登宮牆譟譟帝御親軍格鬪殺亂兵數百俄而帝為流  
矢所中亭午崩于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三

玃琰集  
載宋實

錄王全斌傳云同光末蕭牆有變亂兵逼宮城近臣宿  
將皆釋甲潛遁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

莊宗中流矢扶掖歸絳霄殿全斌痛哭而去東都事畧  
符彥卿傳云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唯彥卿力  
戰殺十餘人莊宗是時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  
崩彥卿痛哭而去

善友飲廊下樂器簇于帝屍之上發火焚之及明宗入  
洛止得其燼骨而已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諡曰

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于雍陵

五代史補

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  
練其衆以取必勝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

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  
其分路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畧刻并在路敢言病者

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以當百故朱梁舉天  
下而不能禦卒為所滅良有以也初莊宗為公子時雅

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  
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于入陣不論勝  
負馬頭繞轉則衆歌齊作故凡所關戰人忘其死斯亦  
用軍之一奇也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  
旦至中升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  
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  
其蹂踐使比屋爲墟然動溝壑之慮爲民父母豈若是耶  
莊宗大怒以爲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新  
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羣伶齊進挽住令佯爲詬責曰汝  
爲縣令可以指麾百姓爲兒既天子好獵即合多畱閑地  
安得縱百姓耕鋤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  
自責更敢吐吐吾知汝當死罪諸伶亦皆嘻笑繼和于  
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項之恕縣令罪 五代史闕文  
莊宗嘗因博戲觀戲子采有暗相輪者心悅之乃自置  
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亂  
從譏以兵犯興教門莊宗禦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爲

暗箭  
之應

史臣曰莊宗以雄圖而起河汾以力戰而平汴洛家讐  
既雪國祚中興雖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圖受命  
亦無以加也然得之孔勞失之何速豈不以驕于驟勝  
逸于居安忘擲沐之艱難徇色禽之荒樂外則伶人亂  
政內則北鷄司晨斯恡貨財激六師之憤怨徵搜輿賦  
竭萬姓之脂膏大臣無罪以獲誅衆口吞聲而避禍夫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靜而思之足

以為萬世之炯戒也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攷證

唐莊宗紀八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案圍其第歐陽  
史作圍其館胡三省云歐陽史蓋謂朱友諒無私第  
在洛陽也據雲谷雜記唐末藩鎮入朝館舍皆稱邸  
第似無庸更易其字通鑑仍從是書作第

三月丁未朔○丁未通鑑作丁巳

庚戌李紹真自邢州赴鄴都城下○案通鑑作庚申李  
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于鄴城下

而殺之與是書異

甲寅進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  
軍亂○案通鑑作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甲子夜軍亂  
攷異引莊宗實錄作壬戌至鄴都癸亥夜軍士張破  
敗作亂與是書異日通鑑從是書

帝遣嗣源子從審○從審歐陽史及通鑑俱作從璟是  
書本紀前後俱作從審未知何據

帝幸耀店以勞之○耀店通鑑作鷄店胡三省注云薛

史作耀店今仍其舊

甲戌次石橋○甲戌通鑑作甲申

四月丁丑朔○案歐陽史及通鑑五代春秋俱作四月  
丁亥朔攷遼史天顯元年即同光四年亦作四月丁  
亥朔是書莊宗紀作丁丑明宗紀作丁亥前後互異  
攷是年正月戊午朔三月丁未朔則四月朔日當為  
丁丑

五坊人善友○案通鑑作鷹坊人善友胡三省注云鷹

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善姓也

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阿都欲舊作阿吐欲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四百三十六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一

明宗紀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諱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諱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錫姓也遂編于屬籍四代祖諱聿皇贈麟州刺史天咸初追尊為孝恭皇帝廟號

惠祖陵曰遂陵高祖妣衛國夫人崔氏追謚為孝恭昭

皇后三代祖諱教皇贈朔州刺史追尊為孝質皇帝廟

號毅祖陵曰衍陵曾祖妣趙國夫人張氏追謚為孝質

順皇后皇祖諱琰皇贈蔚州刺史追尊為孝靖皇帝廟

號烈祖陵曰奕陵皇祖妣秦國夫人何氏追謚為孝靖

穆皇后皇考諱霓皇贈汾州刺史追尊為孝成皇帝廟

號德祖陵曰慶陵皇妣宋國夫人劉氏追謚為孝成懿

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也以唐咸道丁亥歲九月九日

懿后生帝于應州之金城縣初孝成事唐獻祖為愛將  
獻祖之失振武為吐渾所攻部下離散孝成獨奮忠義  
解蔚州之圍武皇之鎮鴈門也孝成獻代帝年甫十三  
善騎射獻祖見而撫之曰英氣如父可侍吾左右每從  
圍獵仲射飛鳥控弦必中尋隸武皇帳下武皇遇上源  
之難將佐罹害者甚衆帝時年十七翼武皇踰垣脫難  
于亂兵流矢之內獨無所傷武皇鎮河東以帝掌親騎  
時李存信為蕃漢大將每總兵征討師多不利武皇遂

選帝副之所向克捷帝嘗宿于鴈門送旅媼方娠不時

其饌媼聞腹中兒語云大家至矣速宜進食媼異之遽

起親奉庖爨甚恭帝詰之媼告其故

北夢瑣言云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

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帝既壯雄武

事帝曰老嫗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獨斷謙和下士每有戰功未嘗自代居常惟治兵試

持廉處靜晏如也武皇常試之召于泉府命恣其所取

帝惟持束帛數緡而出凡所賜與分給部下嘗與諸將

會諸將矜街武勇帝徐曰公輩以口擊賊吾以手擊賊



衆慙而止景福初黑山戎將王弁據振武叛帝率其屬  
攻之擒弁以獻乾寧三年梁人急攻兗鄆鄆帥朱瑄求  
救于武皇武皇先遣騎將李承嗣史儼援之復遣李存  
信將兵三萬屯于莘縣聞汴軍益盛攻兗甚急存信遣  
帝率三百騎而往敗汴軍于任城遂解兗州之圍朱瑾  
見帝執手涕謝其年魏帥羅弘信背盟襲破李存信于  
莘縣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  
號曰橫衝都侍于帳下故兩河間目帝為李橫衝明年

武皇遣大將軍李嗣昭率師下馬嶺關將復邠洛梁將  
葛從周以兵應援嗣昭兵敗退入青山口梁軍扼其路  
步兵不戰自潰嗣昭不能制會帝本軍至謂嗣昭曰步  
兵雖散若吾輩空迴大事去矣為公試決一戰不捷而  
死差勝被囚嗣昭曰吾為卿副帝率其屬解鞍礪鏃憑  
高列陣左右指畫梁人莫之測因呼曰吾王命我取葛  
司徒他士可無併命即徑犯其陣奮擊如神嗣昭繼進  
梁軍即時退去帝與嗣昭收兵入關帝四中流矢血流

被股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卮酒拊其背曰吾兒神人也  
微吾兒幾為從周所笑自青山之戰名聞天下天復中  
梁祖遣氏叔琮將兵五萬營于洞渦是時諸道之師畢  
萃于太原郡縣多陷于梁晉陽城外營壘相望武皇登  
陴號令不遑飲食屬大雨彌旬城壘多壞武皇令帝與  
李嗣昭分兵四出突入諸營梁軍由是引退帝率偏師  
追襲復諸郡邑昭宗之幸鳳翔也梁祖率衆攻圍岐下  
武皇奉詔應援遣李嗣昭周德威出師晉絳營于蒲縣

嗣昭等軍大為梁將朱友寧氏叔琮所敗梁之追兵直抵晉陽營于晉祠日以步騎環城武皇登城督衆憂形于色攻城既急武皇與大將謀欲出奔雲中帝曰攻守之謀據城百倍但兒等在必能固守乃止居數日潰軍稍集率敢死之士日夜分出諸門掩襲梁軍擒其驍將游崑崙等梁軍失勢乃燒營而退天祐五年五月莊宗親將兵以救潞州之圍帝時領突騎左右軍與周德威分為二廣帝晨至夾城東北隅命斧其鹿角負芻填塹

下馬乘城大譟時德威登西北隅亦譟以應之帝先入  
夾城大破梁軍是日解圍其功居最栢鄉之役兩軍既  
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慮師入之怯欲激壯之手持白  
金巨鍾賜帝酒謂之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否覩之  
令人膽破帝曰彼虛有其表耳翼日當歸吾廐中莊宗  
拊髀大笑曰卿已氣吞之矣帝引鍾盡醕卽屬鞭揮弭  
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都奮擗舞稍生挾  
二騎校而迴飛矢麗帝甲如蝟毛馬由是三軍增氣自

辰及未騎軍百戰帝往來衝擊執訊獲醜不可勝計是

日梁軍大敗以功授代州刺史莊宗遣周德威伐幽州

帝分兵畧定山後八軍與劉守光愛將元行欽戰于廣

邊軍凡八戰帝控弦發矢七中行欽酣戰不解矢亦中

帝股拔矢復戰行欽窮蹙面縛乞降帝酌酒飲之拊其

背曰吾子壯士也因厚遇之十三年二月莊宗與梁將

劉鄩大戰于故元城北帝以三千騎環之鼓譟奮擊內

外合勢鄩軍殆盡帝徇地磁沼四月相州張筠遁走乃

以帝為相州刺史九月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歸汴

小將毛璋據州納款莊宗命率兵慰撫既入城以軍府

又安報莊宗書吏誤云已至滄州禮上畢莊宗省狀怒

曰嗣源反耶帝聞之懼歸罪于書吏斬之未幾承制授

邢州節度使十四年四月契丹按巴堅率衆三十萬攻

幽州周德威間使告急莊宗召諸將議進取之計諸將

咸言敵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

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于家國孤城被攻危亡在即

不宜更待敵哀願假臣突騎五千為前鋒以援之莊宗  
曰公言是也即命帝與李存審閻寶率軍赴援帝為前  
鋒會軍于易州帝謂諸將曰敵騎以馬上為生不須營  
壘況彼衆我寡所宜銜枚箝馬潛行溪澗襲其不備也  
八月師發上谷陰晦而雨帝仰天祈祝即時晴霧師循  
大房嶺緣澗而進翼日敵騎大至每遇谷口敵騎扼其  
前帝與長子從珂奮命血戰敵即解去我軍方得前進  
距幽州兩舍敵復當谷口而陣我軍失色帝曰為將



者受命忘家臨敵忘身以身殉國正在今日諸君觀吾  
父子與敵周旋因挺身入于敵陣以邊語諭之曰爾輩  
非吾敵吾當與天皇較力耳舞搥奮擊萬衆披靡俄挾  
其酋師而還我軍呼躍奮擊敵衆大敗勢如席卷委棄  
鎧仗羊馬殆不勝紀是日解圍大軍入幽州周德威迎  
帝執手歔歔九月班師于魏州莊宗親出郊勞進位檢  
校太保十八年十月從莊宗大破梁將戴思遠于戚城  
斬首二萬級莊宗以帝為蕃漢副總管加同平章事二

十年代李存審為滄州節度使四月莊宗即位于鄴宮

帝進位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鄆州

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五月梁人陷德勝南城圍楊劉

以扼出師之路帝孤守汶陽四面拒寇久之莊宗方解

楊劉之圍九月梁將王彥章以步騎萬人迫鄆州自中

都渡汶帝遣長子從珂率騎逆戰于遞坊鎮獲梁將任

釗等三百人彥章退保中都莊宗聞其捷自楊劉引軍

至鄆以帝為前鋒大破梁軍于中都生擒王彥章等是

日諸將稱賀莊宗以酒屬帝曰昨朕在朝城諸君多勸  
朕棄鄆州以河為界賴副總管禦侮于前崇韜畫謀于  
內若信李紹宏輩大事已掃地矣莊宗與諸將議兵所  
向諸將多云青齊徐兗皆空城耳王師一臨不戰自下  
惟帝勸莊宗徑取汴州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嘉之帝即  
時前進莊宗繼發中都十月己卯遲明帝先至汴州攻  
封丘門汴將王瓚開門迎降帝至建國門聞梁主已殂  
乃號令安撫廻軍于封禪寺辰時莊宗至帝迎謁路側

莊宗大悅手引帝衣以首觸帝曰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戰也當與公共之尋進位兼中書令二年正月契丹犯塞帝受命北征二月莊宗以邾天禮畢賜帝鐵券四月潞州小將楊立叛帝受詔討之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鎮汴州代李存審為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于涿州移授鎮州節度使先是帝領兵過鄴鄴庫素有御甲帝取五百聯以行是歲莊宗幸鄴知之怒甚無何帝奏請以長子從珂

為北京內衙都指揮使莊宗愈不悅曰軍政在吾安得  
為子奏請吾之細鎧不奉詔旨強取其意何也令畱守  
張憲自往取之左右說諭乃止帝憂恐不自安上表申  
理方解十二月帝朝于洛陽是時莊宗失政四方饑饉  
軍士匱乏有賣兒貼婦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師頗為謠  
言所屬泊朱友謙郭崇韜無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懷憂  
懣諸軍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奉密旨伺帝起居守殷陰  
謂帝曰德業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震

主矣宜自圖之無與禍會帝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  
來吾無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談也四年二月六日趙  
在禮據魏州反莊宗遣元行欽將兵攻之行欽不利退  
保衛州初帝善遇樞密使李紹宏及帝在洛陽羣小多  
以飛語謗毀紹宏每為庇護會行欽兵退河南尹張全  
義密奏請委帝北伐紹宏贊成之遂遣帝將兵渡河三  
月六日帝至鄴都趙在禮等登城謝罪出牲餼以勞師  
帝亦慰納之營于鄴城之西南下令以九日攻城八日

夜軍亂從馬直軍士有張破敗者號令諸軍各殺都將  
縱火焚營譟雷動至五鼓亂兵逼帝營親軍搏戰傷  
夷者殆半亂兵益盛帝叱之責其狂逆之狀亂兵對曰  
昨貝州戍兵主上不垂厚宥又聞鄴城平定之後欲盡  
坑全軍某等初無叛志直畏死耳已矣諸軍商量與城  
中合勢擊退諸道之師欲主上帝河南請令公帝河北  
帝泣而拒之亂兵呼曰令公欲何之不帝河北則為他  
人所有苟不見幾事當不測抽戈露刃環帝左右安重

誨霍彥威躡帝足請詭隨之因為亂兵迫入鄴城懸橋

已發共扶帝越濠而入趙在禮等勸泣奉迎

通鑑亂兵推嗣源反

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等率諸校迎拜

嗣源是日

饗將士于行宮在禮等不納外兵軍衆流散無所歸向

帝登南樓謂在禮曰欲建大計非兵不能集事吾自于

城外招撫諸軍帝乃得出夜至魏縣部下不滿百人時

霍彥威所將鎮州兵五千人獨不亂聞帝既出相率歸

帝詰朝帝登城掩泣曰國家患難一至于此來日當



歸藩上章徐圖再舉安重誨霍彥威等曰此言非便也  
國家付以閫外之事不幸師徒逗撓為賊驚奔元行欽  
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聞戰聲無故棄甲如朝天之日  
信其奏陳何所不至若歸藩聽命便是強據要君正墮  
讒慝之口也正當星行歸闕面叩玉階讒間阻謀庶全  
功業無便于此者也帝從之十一日發魏縣至相州獲  
官馬二千匹始得成軍元行欽退保衛州東以飛語上  
奏帝上章申理莊宗遣子從審及內官白從訓賁詔

諭帝從審至衛州為行欽所械帝奏章亦不達帝乃趨  
白臯渡駐軍于河上會山東上供綱載絹數船適至乃  
取以賣軍軍士以之增氣及將濟以渡船甚少帝方憂  
之忽有木牾數隻沿流而至即用以濟師放無留滯焉  
二十六日至汴州莊宗領兵至滎澤遣龍驤都校姚彥  
溫為前鋒是日彥溫率部下八百騎歸于帝具言主上  
為行欽所惑事勢已離難與共事帝曰卿自不忠言何  
恃也乃奪其兵仍下令曰主上未諒吾心遂致軍情至

此宜速赴京師既而房知溫杜晏球自北面相繼而至  
四月丁亥朔至鬻子谷聞蕭牆釁作莊宗晏駕帝慟哭  
不自勝詰旦朱守殷遣人馳報京城大亂燭剝不息請  
速至京師已丑帝至洛陽止于舊宅分命諸將止其焚  
掠百官弊衣旅見帝謝之歛衽泣涕時魏王繼岌征蜀  
未還帝謂朱守殷曰公善巡撫以待魏王吾當奉大行  
梓宮山陵禮畢即歸藩矣是日羣臣詣將上牋勸進帝面  
諭止之樞密使李紹宏張居翰宰相豆盧革韋說六軍

馬步都虞候朱守殷青州節度使符習徐州節度使霍  
彥威宋州節度使杜晏球兗州節度使房知溫等頓首  
言曰帝王應運蓋有天命三靈所屬當協冥符福之所  
鍾不可以讓遜免道之已喪不可以智力求前代因  
敗為功殷憂啓聖少康重興于有夏平王再復于宗周  
其命維新不失舊物今日廟社無依人神乏主天命所  
屬人何能爭光武所謂使成帝再生無以讓天下願殷  
下俯徇樂推時哉無失軍國大事望以教令施行帝優

答不從壬辰文武百寮三拜牋請行監國之儀以安宗社答旨從之既而有司上監國儀注甲午幸大內興聖宮始受百寮班見之儀所司議即位儀注霍彥威孔循等言唐之運歷已衰不如自創新號因請改國號不從上德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為唐雪冤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帝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擲風沐雨冒刃血戰體無完膚何

艱險之不歷武皇功業即予功業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紹于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運之哀隆吾自當之衆之莠言吾無取也時羣臣集議依違不定惟吏部尚書李琪議曰殿下宗室勲賢立大功于三世一朝而泣赴難安定宗社撫事因心不失舊物若別新統制則先朝便是路人兢兢梓宮何所歸往不惟殿下追感舊君之義羣臣何安請以本朝言之則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弟兄相繼即位樞前如儲后之儀可也于

是羣議始定河中軍殺王舜賢奏節度使李存霸以今  
月三日出奔不知所在乙未救曰寡人允副羣情方監  
國事外安黎庶內睦宗親庶諧惇叙之規永保隆平之  
運昨京都變起禍難薦臻至于戚屬之間不測驚奔之  
所慮因藏竄濫被傷夷言念于茲自然流涕宜令河南  
府及諸道應諸王眷屬等昨因驚擾士奔所至之處即

時津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量事收瘞以聞

北夢瑣言  
莊宗諸弟

存紀存確遣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者重誨曰  
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如害不如密令殺之

果併命于民家後明宗間  
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

以鎮州別駕張延朗為樞密副使以客將范延光為宣  
徽使進奏官馮贇為內客省使丙申下勅今年夏畱妻  
人戶自供通項畝五家為保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  
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人陳告其田倍徵已亥命石  
敬瑭權知陝州兵馬畱後皇子從珂權知河南府兵馬  
畱後庚子淮南楊溥進新茶以權知汴州軍州事孔循  
為樞密副使以陳州刺史劉仲殷為鄧州畱後以鄭州



防禦使王思同為同州留後敕曰租庸使孔譔濫承委  
寄專掌重權侵剝萬端姦欺百變遂使生靈塗炭軍士  
饑寒成天下之瘡痍極人間之疲弊載詳衆狀側聽輿  
辭難私降黜之文合正誅夷之典宜削奪在身宮爵按  
軍令處分雖犯衆怒特貸全家所有田宅並從籍沒是  
日譔伏誅敕停租庸名額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  
委宰臣豆盧革專判中書門下上言請停廢諸道監軍  
使內勾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豬羊柴炭戶括田竿尺

一依朱梁制度仍委節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  
檢州使公廨錢物先被租庸院管擎今據卻還州府州  
府不得科率百姓百姓合散蠶鹽每年祇二月內一度  
俵散依夏稅限納錢夏秋苗稅子除元徵石斗及地頭錢餘  
外不得紐配先遇赦所放逋稅租庸違制徵收並與除  
放今欲曉告河南府及諸道準此施行從之是日宋州  
節度使元行欽伏誅壬寅以樞密副使孔循為樞密  
使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攷證

唐書明宗紀三代祖諱教○教原本作敦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皇考諱寬○歐陽史云父電未知孰是

龔破李存信於莘縣○莘縣原本作華縣今據新唐書蒲鎮傳改正

柏鄉之役○柏鄉原本訛松鄉今據通鑑改正

吾當與天皇較力耳○天皇原本作人皇攷遼史太祖

稱為天皇讓宗追稱人皇莊宗初年侵幽州者乃太祖非讓宗也今改正

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於涿州

案歐陽史云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入寇破敵皆作冬間事蓋順文併叙之耳當以是書為徵實

請令公帝河北○河北原本作河中今據通鑑改正  
獲官馬二千匹○案歐陽史作掠小坊馬三千匹

四月丁亥朔○案丁亥朔與莊宗紀異據莊宗紀三月  
丁未朔則四月當作丁丑據此紀下文有己丑甲午  
則當作丁亥前後參差未詳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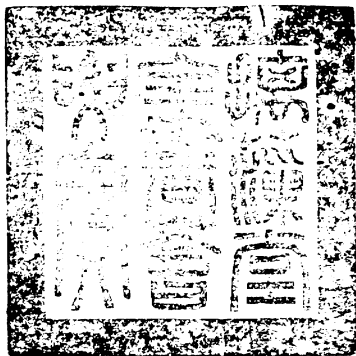
己丑○案通鑑作乙丑疑傳寫之訛歐陽史從是書作  
己丑

以樞密副使孔循為樞密使○案歐陽史作左驍衛大  
將軍孔循為樞密使吳縝纂誤云孔循傳作左衛大  
將軍為樞密使其與是書異

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 攷證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翼成

謄錄監生臣譚湘鏡